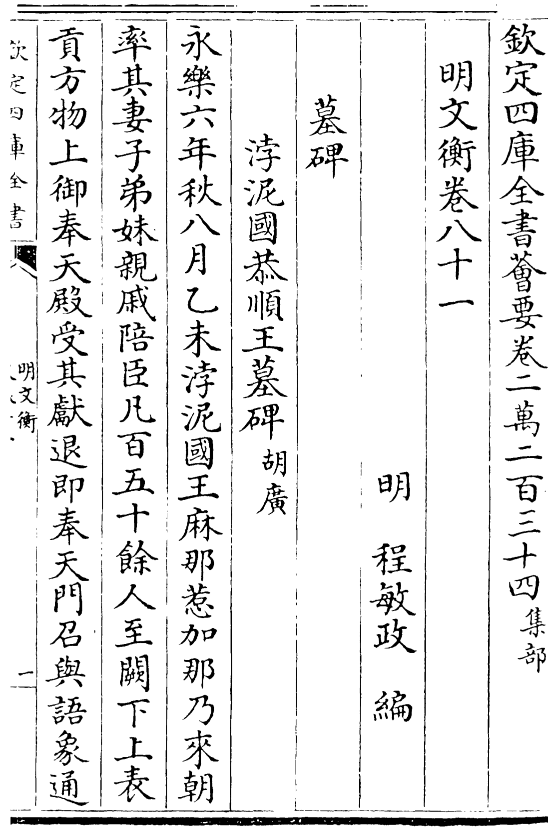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三十四 集部

明文衡卷八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墓碑

浡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即奉天門召與語象通

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聖化思覩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以乂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强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曁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蹈而履惟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闕下以達其誠上曰嘻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萬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付畀之重惟

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載臣

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雲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

蘺然而實異禽蹌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

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天子氓故矜

奮而來覲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于華

蓋殿既連宴于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于内

館罷宴勅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

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公寵渥

至矣踰月王忽感疾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顔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脱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覲天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入拜謝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勑有

司治喪具厚卹典賜諡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已是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勅為文誌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剌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

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各賜有差
宮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喏那沙那那萬喏邪
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于王墓寘守墳者三戶勅
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文臣廣仰惟皇上綏寧宇內茂
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
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浡泥王去中
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
不以為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

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及嗣用紀其實聲為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猗歟渤泥邈處炎徼感化來歸風騰雲趭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抃甡甡跽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天子之

祜戴天履地疇此幪幈翹首大明適來獻誠天子曰吁予統宇内綏爾于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藏不愛而出莛蕕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實其蕡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麌麌亦蹌以舞國黄耇曰聖化所漸臣國雖遐臣心仰瞻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期月疾忽及之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遘癠死有弗忘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

逸西南諸蕃靡堪王匹生者誠欵沒有謚銘爵于王肖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靈其永無斁王雖不歸王聞孔彰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楊士奇

公諱濩字同故廬陵城北吟谿里儒家祖以章父天經皆以學行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孝時已卓卓有鉅人志讀書一目數行而穎悟絶人族長老器之為延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去然益自砥礪嚮進旣

冠覩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所居皆良田
築為場圃而樹木焉人初莫測其意數年木鬱然行列
而四方寇盜蜂起遂募義勇以保障一鄉日屯聚士馬
而號令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其教練有方撫綏有
道人人為用時江西諸郡多陷于寇環其鄉數十里獨
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
既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者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睹
陳氏不足有為也去之甲辰春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

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高皇帝與語奇之
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説悉見聽納遂擢湖
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冬入朝改中書省左司
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
征以公贊軍事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
竣事朝廷遣使勞之命總制真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
府知府階亞中大夫下車首詢民隱為興利除害增脩
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新建祀典祠

壇及驛館百廢皆舉為條格革兼并之俗覈欺隱之籍朝廷取其户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竣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為患公親為規畫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代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洩民至于今賴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猝數丈民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益甚公曰巫覡焉知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諸邑踵元季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發其事

者於是典司者皆恂恂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廪葢俾得為計及期邑廪皆實而弊亦革有强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辭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挺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悉同法府佐幕初皆難之後卒如公議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公風采凝峻訟者至庭片語之下情偽莫遁故人咸畏服而其為治務寛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

化行焉既得代當去百姓者老壯少皆有戀戀不舍之意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不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是年夏奉命督軍餉詣北平民胥悅趨事又明年還京師省臺達官相知者爭欲薦於朝公皆力辭遂謁告歸省先墓割田三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宗戚子弟居無何被召至京師未命卒于旅次洪武四年某月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族姻鄉黨匱乏有急並赴濟助閭遇朋舊憂患狼狽倒

囊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歟子男三鄜卓坦孫男三誠謹謙皆稱公之後坦尤忠信務義公沒將六十年坦介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公平生于石余於公同郡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為公傳及以聞之鄉之君子者叙次之而系以銘曰

猗嗟陳侯瑰瑋踔絶才邁羣倫識亦閎達越在童冠鉅志嶷嶷有書有劒萬衆奚敵懼時孔棘衆懷兢兢奮庇其鄉屹如堅城孱弱盜名掉臂去之天之所興稽顙來

歸軍門之言敷臣之忠惟聖聰明日照海容簡其才猷以贊政府匪直裨文亦既輔武宣城名邦實帝之畿嘉其愷悌以寄婢㨾植之黍稷薅其稂莠民曰陳侯汝子父母仁以為育義以為教民曰陳侯汝時杜召遺惠在民永思無斁遺澤在嗣世率於德猗嗟陳侯惟吉之英吉世有人視此刻銘

梁用之墓碣銘　楊士奇

永樂十五年車駕廵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宫監國南

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
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
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
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
外於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上明聖
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
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
功貸之召還有言於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

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旣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毁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毁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啟殯歸而合葬于泰和縣某

鄉某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南唐為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黄州府入為翰林院編脩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然有鉅人志嘗受經

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辨析必盡其説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

奬崇寛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
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悦服而爭訟息學校與
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
卽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
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
環處稍不得所欲卽獸怒跳蹶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
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母恭命令唯恐不
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

樂元年召脩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脩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涖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胥不樂之相與誣其過于上召問具對云云上曰梁潛言是遂

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爲所重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于禍矣嗚呼用之闓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

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為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誚之不為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

果棨楫榆皆知務學果棨皆舉鄉貢未升二女長嫁袁
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治
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
壯而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
余銘而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梗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
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曹曹為善罔祐
顏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

永不忘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姫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為蘄州司戸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

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絶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凡綸及女弟之夫黄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

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間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

治强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

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令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令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吕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于宴安

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部堂索皂隷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閑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

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横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揮毫立就歴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

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

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凡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

學士四歲兩賛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録及
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三聲名
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輙隱於
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
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濶畧不屑意
細故而表裏洞達絶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
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
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

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横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上前率引為己過明於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

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

卒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作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内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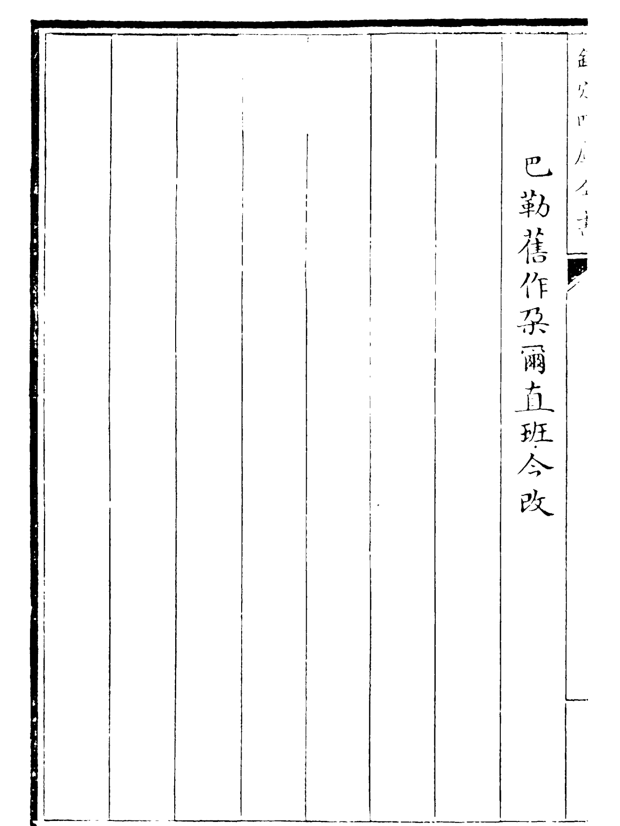
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蹷之不虞楩楠百尋其寸之蝨寧見揭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没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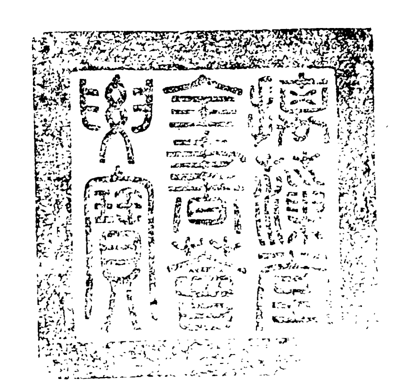
明文衡卷八十一

謹案卷八十第十頁前四行囊嘉特舊作囊加歹今改　十二頁前二行鄂掄舊作斡欒今改

前四行托里圖舊作朶列圖今改　十三頁後一行綽巴戩舊作搠巴監今改　十四頁前六行伊蘇岱爾舊作也速達兒又達爾瑪巴拉舊作答里麻巴今並改後放此　後一行實勒們舊作失列門今改　十五頁後三行圖們岱爾舊作秃滿達兒今改　十九頁前四行多爾濟



巴勒舊作朶爾直班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嚴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八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明文衡卷八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墓碑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歙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順書其事來北京介予鄉人胡思名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叙

而銘諸節婦之父曰遷輔世為歙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罔有闕遺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榮為後榮在乳哺撫育盡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惇然閨門之内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

養未嘗詬憂戚之色而姑安之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産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歷甲子五百九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歙北新州之清平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

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長適進士賢曾孫三人長即順次堅次保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永曰恵曰文曰忠曰希曰政曰淮曰信曰杭曰勝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為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為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況婦人之行脩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其身始終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

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楊榮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為當時尊尚予恒以生晚不及親炙為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嘆先輩之不可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

可得而辯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曾大父世延再遷邑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頤興野俱幼而廖卒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己出陳既有娠一夕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煜𤠶襁褓中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

中僧人難之以對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羨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越五年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初任黄巖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内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為兵所阻教授淮南者十年王鈍石光

霦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祖考皆贈官祖妣賴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清河郡夫人既入國朝拜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每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誥襃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奉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賜以勅書比

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奬諭之未幾得疾卒實
庚戌五月四日也公生於元大德辛丑四月十有五日
至是春秋七十其在安南八閱月著書不少倦臨終自
為挽詩意豁然也訃聞勅禮部遣官歸其柩所過有司
設祭仍給在任三歲禄以贍其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邑之極樂山初娶太原宋氏生子四人烜燧煒煜繼娶
大名宋氏生子炬烜燧煒早世煜以明經舉湖廣蒲圻
知縣炬以茂才薦任江西新淦知縣官至刑部員外郎

並著政績孫男七垣圻埴坦埏堉壇埏任南雄保昌儒學訓導更名隆煜之子也公所著文有翠屏藁淮南藁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故翰林學士金華宋景濂瀏陽劉三吾皆稱公之文章瑰傑迥出流輩而非後學所及其尊敬仰慕于公者甚至予以末學又安能稱頌公之遺德哉因不揆蕪陋而為之銘銘曰

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固始徙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懋毓文儒鬱如喬松溫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歇歷

中外英聲歘起際我皇明奉職詞林用宏裨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交趾夷俗丕變龍顔以喜寵命方降訃言遠來天語興嗟失兹良材爰歸其柩復卹厥家生榮死哀綽有光華墓門有碑以昭厥德維公子孫永世承式

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仕胡先生墓碑 楊溥

正統八年八月廿七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

講致仕胡公頤菴先生卒訃聞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制得立碑其子晾昭奉江西參政張君居傑所述行狀走京師請文余與先生有斯文之誼不可辭先生諱儼字若思世居臨江之新淦元末徙南昌先生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于伯父虞部員外郎汝踞及游鄉校從郡中諸先輩講學若書若琴若詩文皆有傳授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醫卜皆通其說先輩皆稱許之以書經中洪武丁夘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

榜授松江華亭教諭以内艱去丙子改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詔許之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為令己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壬午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聞先生名召試之稱旨特授翰林檢討尋陞侍讀直内閣朝廷推恩封其父母妻室永樂甲申陞左春坊左諭德兼官如舊是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庚寅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春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此其歴官也先生筮仕華亭時尚少而

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華亭長老皆稱重之謂先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宰桐城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民物乃齋沐告于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

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入翰林時朝廷選任儒者若江右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金幼孜永嘉黄宗豫福建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衆人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甞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及薫宫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詔奪情道過南京見東宫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為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朝之公卿大

夫咸推敬之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邊戍先生為言其情有可矜者乃得免先生雖掌國學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太祖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為總裁未嘗去館閣令桐城時嘗為湖廣鄉試考官其去取有公論在國學遇太宗皇帝幸太學御彛倫堂賜坐講經賜賚優厚縉紳榮之此其宦績也乞致仕賜璽書褒美復其子孫賜寶楮為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車舟還先生閒居廿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

藩禮遇之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而先生未嘗一言及私自處甚淡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韋丹廟請春秋致祭修白鹿書院此其處退閒之有道也先生達于報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于人羣倫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輒能全交此又其守身之槩也其為文以理為主不尚辭藻所著有頤菴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考直翁累贈朝議大夫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妣王氏累

贈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嘗受命婦冠服之賜子男三曰玘早卒曰暕曰昭女六人曰淑柔適劉瑱曰淑熙先卒曰淑美適王恒曰淑哲適毛宣曰陽貞適李超宗曰慶貞適孫景賢皆士人孫男四人諲詢訥詵孫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先生臨終命斂以時服嘗卜城南懸榻里為壽藏明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之門生楊溥為之銘曰

緊古有君子觀光于朝為國之賓及老而歸儀式後學

師道聿尊是為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噫先生其人也

故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羅公墓碑銘　王英

太宗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入正大統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政事尤夙夜孜孜廣求賢才以圖治理歲甲申廷策進士得四百七十二人取士於斯為盛而選入翰林績學以俟擢用者得二十八人當時以為遴選之至與其選者吉水羅公尤卓然有所抱負者也公諱簡字汝敬性穎悟方七八齡賦詩輒有奇句稍長受經於仲

凡汝弘窮探博究旁及百氏之書學以大進補廬陵邑庠生遂舉于鄉第進士與選入詞垣是時嘉祥疊見朝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浩然超出同輩擢翰林脩撰扈從車駕廵幸北京所經山川風俗多有歌咏九載陞侍講修高廟實錄賜襲衣寶楮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公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監察御史且令掌道蓋公所言過直故降官然亦以其敢言有學識使歷風憲可大用也公執法持正理寃獄多平反者宣考嗣

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金又奉表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暠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暠已死乃張筵列女樂設宴公叱曰暠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雲

起大雨雷震梜利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還朝督兩浙漕運奏減荒田稅糧陝西言邊地腴田為權豪占奪致糧儲不充士有饑者命公往理之公劾守將之貪暴者取田為權豪所占者經度頃畝均與細民糧賦倍加邊儲充足增置倉庾立輓運之法省民勞力又奏置河渠提舉官專掌水利而邊臣不得為姦利者輒加誣謗公還朝言之詔勿問命公復往令聖天子即位之元年西垂有寇邊者遣將追捕公督糧餉至紅子城之地忽遇

寇飛矢如雨中公左膊墜馬寇環聚以鋒鏑加其身欲害之一老酋與衆疑語良久乃舍之而從行吏卒皆被害方公之遇寇也運餉者遥匿草澤中見衣緋者數人在公左右若衛護之狀及公無恙咸以為神助云公在陜久有言其多疾者召還賜致仕及賜鈔給驛舟還鄉時正統三年五月也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終享年六十有八訃聞上遣官賜祭葬里之竹園陂山考養蒙先生墓之左也公質修偉多髯剛果善裁制繁劇與人論

議或異己輒叱咤而其中坦夷不匿宿憾事親孝謹處兄弟和教子姪嚴交朋友以義為詩歌文章下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止遺藁悉藏于家羅之先居錢塘中葉諱翀者為吉州刺史因家郡城之印岡再世徙吉水之桃林宋寶祐間諱某與其子某同登進士所著有鶴林玉露傳于世至公之曾祖諱某祖諱時中俱有學行時中贈工部侍郎父諱養蒙號耕樂翁工於詩詞累贈通議大夫工部侍郎妣李氏與祖妣蕭氏俱贈淑人公娶

李氏蕭氏子四人斅先卒次敭敏致孫男八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二人公致政而歸也杜門不出以吟咏為樂而鄉人以公仕久多蓄積啚於散金及没棺斂之外囊篋楞然皆歎其操守不可及也公之諸孤既奉狀以墓碑為請而從子孝感縣令勉學來京師泣而言曰先叔教養諸姪其恩不敢忘刻碑當竭力其請益至予與公同年同選入翰林同官于朝相知最深誼不敢辭銘曰

於皇太宗聖徳隆崇儒用賢昭治功詞苑濟濟來羣龍
公志卓越先奮庸擢職太史文最工播厥歌頌聲渢渢
一封諫疏達九重要簪豸角馳青驄臺端凜凜生威風
司空貳卿品秩崇持節遠歴銅柱東蠻酋稽顙俱服從
經理西陜勞厥躬田疇均一兵餉充中遭醜孽如聚蜂
神庇公不罹其鋒歸休林壑巢雲松安榮佚樂以令終
竹園山高馬鬛封巉巖千仞石可礱刻銘昭德垂無
窮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墓碑銘　錢習禮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材智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術永樂癸未廷試取士四百七十二人在位二十二年凡以科取士而咸稱是科得人為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負材器志於用世縣郡學生以明經取進士第簡入翰林為庶吉士性素介特至是益自檢飭遠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會修永樂大典禮部奉詔選

中外文學之士以備纂修公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與同事者僻書疑字有所未通質之於公多以實歸推其該愽精力倍人辰入酉出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為詩文應人之所求者皆典贍非茍作隱然聲聞館閣間書進被宴賚擢為禮部主客司郎中部凡四司主客視他司最煩劇官難其人公以明敏濟之不怠剸治其間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枵然無長物俸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其意堅苦

礪節時流少與為比尚書呂震有巧佞材倚被主知狠愎自用專以嚴憚下人羣吏莫敢仰視慢易僚佐少忤其意者輒中傷之衆皆側目而待公特異有所承禀色詞俱温始終不少衰駕幸北京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命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藩憲員闕太宗命簡兩京朝臣有材望者補之仁宗舉公等若干人應詔宴於禮部予道里費至即陞為廣西左布政使朝野榮之廣西地極南徼谿洞猺獠時出剽掠邊氓苦之公至而威望凜

然狙伏深阻不復出為民患境内晏安政務脩舉尋丁外艱去官吏民皆追思之服除入覲仁宗在位言于朝曰此佳士良不易得在列竦聽退而相與嘉嘆不已先是河南連歲旱蝗民多死徙太宗震怒被災郡縣有司不以上聞者悉逮寘于法思得人以撫安其民改公往涖河南被命即就道既至宣布主恩疏滯舉廢捄災卹患憫下窮繩豪猾去貪殘方岳之政所當舉者悉盡心焉質明起眂事日入方息居數月政化大行聲績茂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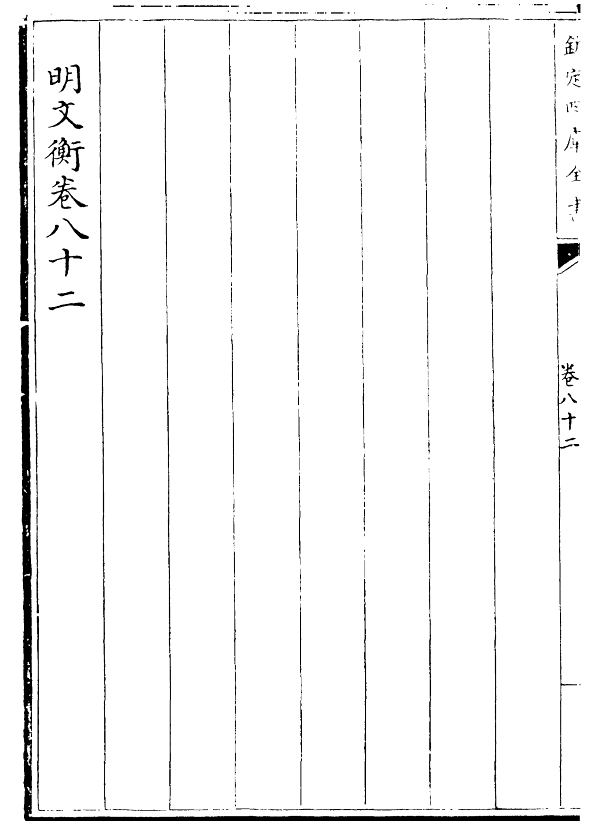
後丁內艱歸服喪河南荐饑本司累奏起公治之宣宗
命奪喪乘傳赴官為治如初勤勞倍之因感風疾往往
增劇不待引年堅乞致其事詔報可之既歸而先廬僅
庇風雨服食清約如寒士伏臘不充處之裕如居雖密
邇郡城足跡未嘗至公府守長於政務有所咨決極言
無隱因其言民陰受其惠者居多病間輒書不去手吟
咏自娛遠近有求文者應之不倦一日疾革遺訓二子
惟以力學脩身為言餘無他語翛然而逝時蓋景泰壬

申二月二十五日距生洪武丙辰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五公諱禎昌祺字也僑菴白衣山人運甓居士其號也李氏世家金陵宋南渡有諱義者仕為郎中扈從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之烏江元時諱其者由烏江徙居郡城之吉陽門又從令之螺川巷因為廬陵人曾大父道華大父克國皆隱不仕而以行義稱父伯夔力學工詩名聞當時母劉氏公生資稟英悟早即嗜學成童屬對賦詩語出驚人弱冠為文藻思溢出蔚有老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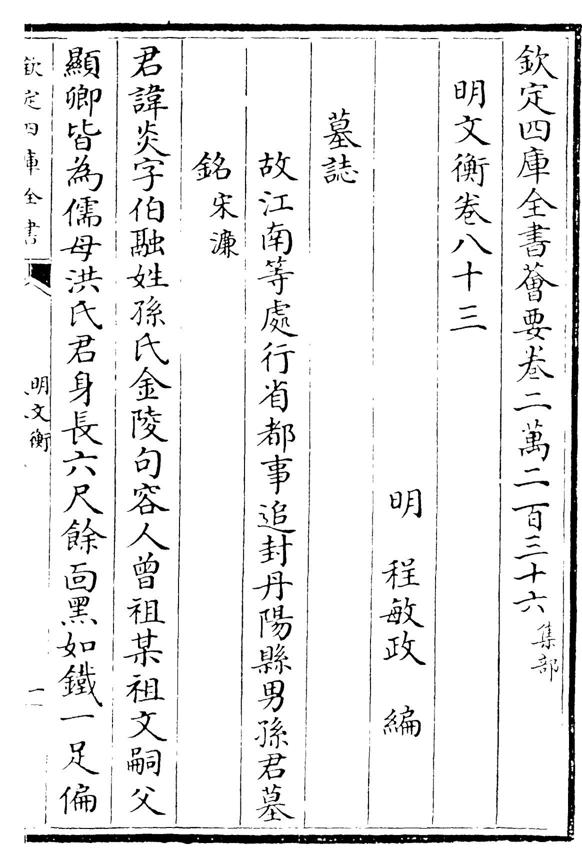
惟一時材俊若禮部侍郎曾公子棨輩相與頡頏名聲不相上下鄉之老成人亦皆駭其文識謂必顯於世平生所著詩文有藁若干卷藏於家平居孝弟友順出於天性恤孤赴難皆盡其力元配艾氏繼配劉氏皆有淑德艾氏早世女一人以妻郭孚俊劉氏子二人長曰宣次曰定篤志力學克傳儒業今補郡學生將決科取士矣女二人以妻陳雅量朱貞符孫男五人女六人墓在縣之紫雲山招義院之西從先兆也定奉事狀來謁銘

以刻諸墓隧之碑嗚呼昔之所謂大臣者委身徇國夙夜憂勤以任天下之重遑恤其私故宋杜正獻公身至大拜歸老無屋以居寓于南京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政妻子僅給衣食至其歿也家無以為喪公任牧伯身寵家溫固其宜也而乃俛盡厥職空乏以終其身所謂貴而能貧撿之二公夫豈媿哉眂彼顧利冒恥不為公議之所右者其賢不肖何如哉因定之請論次公之里系官閥蹈履之詳為銘以刻諸貞石又何媿詞銘曰

聖明御極宵旰渴士天心純佑俊乂雲萃奮庸于朝布
列有位効其智能稱厥任使公起茂科立躋顯仕兩總
大藩所至稱治去其煩苛涖以簡易招徠罷氓奠安田
里震疊遠夷綏靖邊鄙惠洽羣黎威憚健吏威惠並施
本仁輔義夙夜孳孳弼成化理先民有云國之利器牖
下告終得正而逝螭蟠豐碑表厥墓隧昭其民庸垂示
永世



明文衡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三十六 集部

明文衡卷八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墓誌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宋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

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鄰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上皇

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上甚悅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

付之聽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黠蠻狼嘷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階下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為虀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繼於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為兵時時肄習之拔其服衆者為長有冦則率以禽冦事罷散歸為農有

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鉤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傑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

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
還之為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無以荅逡巡就
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畧無凝滯劉
君乃深嘆服曰基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
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
壬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
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紿之曰若生
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

燖鴈斗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巵酌酒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

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蝨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輔之惟羣雄維時孫君起章縫齒牙差差萬劒鋒陛前論事聲震鏞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

鋤姦剔蠹刖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訌詔君持節總兵戎
疋馬三矢𩋆一弓徐行直入如涉空羣酋禁伏傴且恭
大開城門滅燧烽口宣檄告悛頑充敢有弗悛屠其宗
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罾拔諸水火哺飱饔
莫猺內蝕據崇墉乘其不備襲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
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叱月月為東義不負國徇以躬
遊魂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矇大軍四來若雷舂
析骸解項殲䖟豵死事上聞帝哀恫贈官復戶頒爵封

生氣熄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畀壽啚名譽豐

脫令耆艾登俟公死而無聞嵬猶懵取彼棄此孰纖洪

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元封從仕郎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

鄭彥貞甫墓誌銘　宋濂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

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僞日滋此尼父

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

時有汙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乎其七葉之長彦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彦貞諱鉉彦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家教修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彦貞嗣主其政益翺翺畏謹正己以涖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

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物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輙自責自厲惟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

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不敢哭强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甥煢煢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傒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溍居成均二公以

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履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托克托太師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參政呼圖克埓斯游其子為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隣有聾者跛者彥貞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塡門彥

貞積餘飯親攜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嚕呼木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内雞犬牛羊盡斃彦貞説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嚕呼木愕然曰業巳如此為之奈何彦貞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

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嚏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嚕呼木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彦貞攜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為扃鐍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彦貞積善之報云彦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於家其月二十八日葬

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卿士大夫皆素衣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宗乾道中賜號沖

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晏穆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量大能昌其家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則處士曾祖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没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子弟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官從仕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彦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亦階從仕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凡次渼江

浙行省宣使次渶庶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亨孫男十人楨棫榦樞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昭及其仲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曽孫男八人燾燿炎燋熉光熒焰瀌也不敏與彦貞有連而彦貞子若孫又皆從瀌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游南京彦貞之殁斂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羣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姑徇漢等之請

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龎臻於大康異體同心情無不通此謂醇熈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紾臂借耰秦法之涼肝膈克窒形骸閉藏慨我寤嘆涕泗霑裳彼美鄭君沈毅自强上承奕葉合族共爨内教云飭外政復釐規重矩疊適有耿光曷以致兹曰率其常或歛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於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和丕冒奚有畛封倘涉

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人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昭枯椹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翺翔豈意鎩翮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卬卬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宋濂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

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濵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讙謔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邪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讙共酌酒而别聲迹不相聞者久矣旨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殁于王事後

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於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瀌亦乞骸骨還山白髪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隧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歴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瀌因語膺以舊事為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尤善毬踘之戲視拘拘法度士

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盍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曾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鉥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

而詩道益昌浙江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耳其可縻以章紱邪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

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靈山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為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昺

次即贋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某某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于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

觀化䰟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張府君墓誌銘

無錫有卓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赬玉盤雙瞳烱烱照人鬚髯奮張見者為之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為元之季世僞吳張士誠據姑蘇

而無錫相繼陷髡黥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絶奈何捉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來問計者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為知命吳元年丁未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

城君知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況未必能守邪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無不虀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沈思良久擲帽于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令不避萬

死特為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
言辭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
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閽吏啓闔而入天祐
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聯帛為帳賦詩詞餞
之君皆作為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為不可及初君
贅女氏沈福家沈賢而無子君養其夫婦終身而尤篤
孝二親敦愛昆弟田宅悉讓與之弗問君有志事功當路
忌其峭直不敢薦其大父居仁尤負氣不羈元至元中

江南皆附有官福王府者以賣降授官出入騶從甚都會夜歸居仁適前行隷卒屢呵止之居仁張目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旣賣爾主矣尚敢爾邪反足蹴碎紗燈籠官恚甚執送縣令欲斃於獄縣令命吐辭欵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父顯有先人風隱居教授非類不敢近或者謂君之抱負濡染家庭為多君嗜學不倦酷愛孟軻氏養氣之説反覆為諸子誦之援毫為聲詩須臾成章皆有可觀而未嘗存藁生二子長壽溫潤如玉博學攻

古文至正末連中鄉貢進士舉入于國朝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次所安女一歸輔孫二訥與訦也君諱翼飛卿其字卒于洪武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壽六十九以某月日葬惠山西南張山之原嗚呼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君以剛明正直之才雖不為時用片言之間活數十萬生靈之命陰功在人者甚夥宜其嗣人位司喉舌而秩聯六卿也天之施報豈惟是哉貤封所及澤漏九泉不至于公侯吾未見其止也銘曰

君子之學養氣為先氣之浩然其直如弦有若張君剛
烈之姿嫉惡如仇白眼望之曷以致斯訓自祖父彼賁
降者叱之如鼠干戈繽紛孰不褫魂死生聽之謂有命
存十萬雄師自天而墮泰山壓卵城無不破何哉老罷
猶欲跳踉大言讋之俾出就降乃縋南城乃謁轅門為
民請命如救溺焚片辭之間竭盡始終漫漫殺氣變為
春融昔焉嗸嗸懼為白骨今也嘻嘻冠衣有秩活我者
誰咸言君功告厥子孫以傳無窮天道可徵君有賢嗣

朱衣金魚出入禁禦惠山之陽張山之原有蔚者阡英風肅然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王禕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于天子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寶而臣不天父也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顧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儻

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皇
上憫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勅儀曹具祭
物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識請銘于史臣王禕
禕不敢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
仁縣人歸同里石港王氏為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
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
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揮使漢寶之母夫人性慈恵治
家以勤儉族婣里黨莫不稱其賢至正壬辰干戈擾

饒信首被兵明年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于信之貴
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皇上
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
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
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
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
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即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
山以物色求之不得夜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地居人吳

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卽其地禮葬之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賓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乎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間於存歿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

王家而貤恩錫命賁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恃實有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天子有命禮貴飭終寵光赫奕賁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實隆豈我微陋能亢其宗靖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草秋霜在松世

世子孫來瞻來同

謝節婦墓銘　王禕

節婦謝氏諱𢻤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凡子擇所宜歸得同邑吳履字德基以為壻節婦性剛而質柔巽平居不妄嬉笑勤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賔祭舉無違禮履為儒學官宦游於外其得無後顧之憂者節婦内助之功居多嵗己亥大軍下建德勢且東節婦語其夫曰亂將及矣盍為走避計先事弗圖後悔何追察

其夫意猶豫不決則恚曰盍不歸我母家我母家有深池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義不身受辱也未幾蘭溪破亂兵四出剽掠而履適他往節婦攜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之弗獲而兵且至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塢巖險處以幼女投巖下身繼之而死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猶如生遂祔葬向嶺先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曰穎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

張惠既葬德基屬其友王褘為之銘王褘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彝倫之斁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況於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其曷有媿辭銘曰

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為安乎豈躬之弗恤將歸全乎貞名懿標圭璧其完乎倫紀用以立不永傳乎勒銘昭之兹鑒觀乎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黄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𢄂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歿其季𩔖菴先生彦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搞文决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

姓黄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别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静樸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毁如成人出就外傅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𩔰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窗而飛蚊之咂膚也十二三祖令説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若斯邪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類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

秖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爭致先生于師席遂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嘆曰明經豈專為決科哉况得失命也遂剗絶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邪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弟瓊瑶玠庶母譏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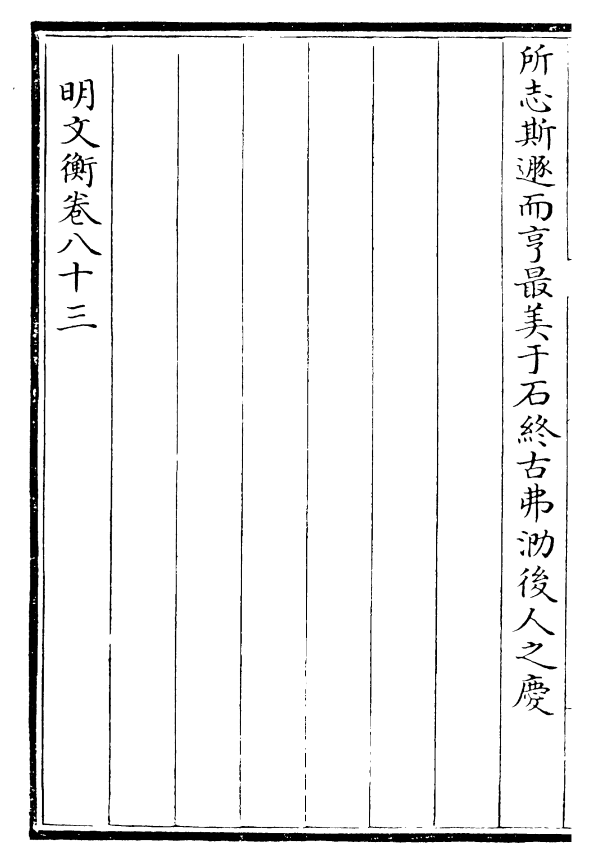
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
幾微靳色及父歿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
己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
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歳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
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
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産不均弟欲摭他事訟兄釀致其
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既訟陷兄死地何
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況若子孫相讐不共戴天禍可

測乎必若所為吾絶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凡聞之驚曰
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
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
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末疾所纒未嘗咨嗟胷中
曠然唯誨人以善日益慊慊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
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為
文字飲以逍遥乎海雲山月間一不闕餘事凡十閱月
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濵寓所國朝洪武三年

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奉柩以是月甲子祔葬于上虞建隆奠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先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理大抵由龥菴以溯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

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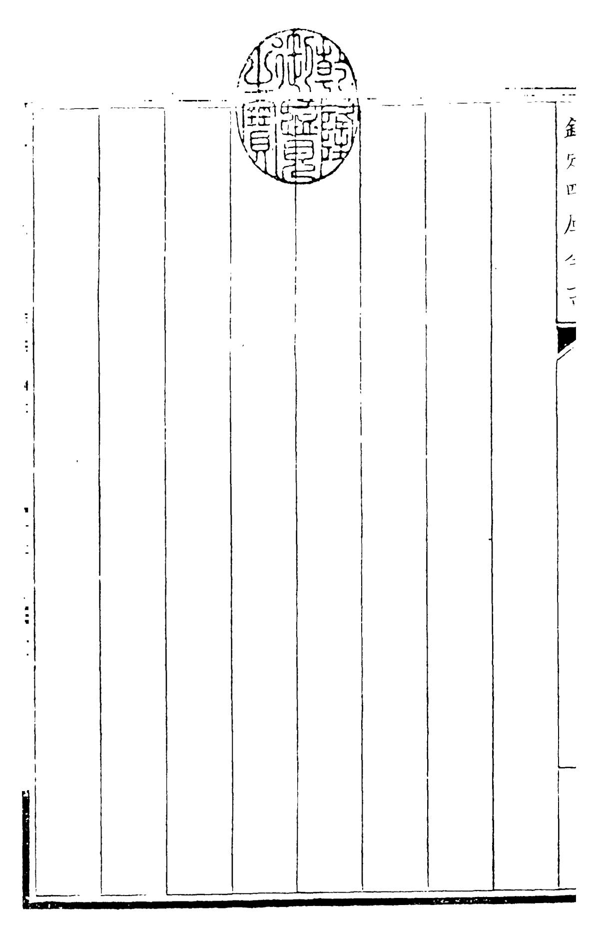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兹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與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



所志斯邀而亨最美于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明文衡卷八十三

謹案卷八十三第七頁後六行呼圖克婁斯舊作忽都魯沙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嚴議